

研析中國大陸「積極防禦」戰略 的內涵與演變情形

空軍備役上校 謝茂淞

提 要

中國大陸「積極防禦」戰略係基於「國共內戰」的歷史背景下，從原本的游擊戰術原則，逐漸發展成軍事戰略指導方針。內涵核心在整體戰爭層面強調戰略防禦性，但在戰役、戰鬥階層則主張採取進攻手段，以改變雙方的作戰態勢，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而其演變情形則基於各個領導人對當代戰略環境的認知、所欲追求國家利益及所需具備的軍事能力等因素而定，尤其進入21世紀後，中國大陸強調把握前20年的戰略機遇期，再加上經濟發展挹注國防經費成長，促使積極軍事現代化，以因應美國介入亞太地區事務，威脅其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使得「積極防禦」戰略逐漸向「攻勢型」轉變。

關鍵詞：積極防禦、軍事戰略、中國大陸軍事

前 言

2015年5月，中國大陸發布《中國的軍事戰略》，首次闡述「積極防禦」戰略意涵，一方面強調防禦、自衛、後發制人的原則，彰顯其軍事戰略的防禦性，另一方面又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則，指稱當國家利益遭受侵害時，將對敵展開反擊行動，更顯露出其軍事戰略的積極性。¹同年12月，中國大陸啟動「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工作，包括成立「陸軍領

導機構」，提升陸軍專業化並利於健全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原「第二砲兵」轉型為「火箭軍」，增強戰略制衡能力；新增「戰略支援部隊」，負責國家級太空、電戰及網路作戰；原軍委會四個總部架構，改為15個直屬部門，利於執行戰略謀劃及宏觀管理；原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專注指管作戰任務。中國大陸期望透過軍事改革建立聯合作戰指揮架構及戰區聯合作戰指揮系統，並促進聯合作戰訓練與支援系統效能，預劃在2020年完成「學習與驗證」階段，未來若成

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新華社》，2015年5月26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 (檢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功地執行將使共軍聯合戰力大為提升。²

上述作為透露出中國大陸係因應亞太地區戰略局勢發展與面臨國家安全情勢挑戰，尤其2012年，美國宣稱「再平衡」(Rebalance)戰略，重新部署在亞太地區的軍力，被中國大陸視為一項攻擊政策，主要用意在於圍堵中國崛起，並導致亞太區域安全情勢惡化。³甚至暗指美國插手東海釣魚台與南海島礁主權爭議，甚至在其領土周邊海、空域執行偵蒐任務，已對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情勢產生不利影響。⁴因此，中國大陸為應付在西太平洋區域所屬領土內發生的危機，尤其是嚇阻或打敗美國介入東海、臺海及南海等爭端的行動，已積極地從事軍事投資與武器部署行動，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⁵(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戰略，以提升武力投射與網路、太空及電磁等作戰能力，重點研發武器包括彈道飛彈、巡弋飛彈、新型戰機、水面艦艇、核子潛艦與航空

母艦等。⁶

綜合上述資訊研判，中國大陸藉由重申「積極防禦」戰略方針，表達防禦性國防政策，降低因軍事現代化而引發鄰國疑慮，但相對地，亦宣告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利益與安全的決心，積極推動軍事改革，強化聯合作戰與指管機制，並提升先制及遠程打擊能力，對美國提供了強烈的嚇阻訊息。由於「積極防禦」戰略係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建軍與用兵的指導思想，本文期透過對其內涵與演變情形的研究，提供讀者了解共軍未來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意圖與武器發展趨勢。

「積極防禦」戰略的內涵

「積極防禦」的概念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孫子兵法》「軍爭篇」：「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強調作戰應避開具士氣高昂的敵人，等待其低落後再一舉殲滅。⁷另《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

2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Washington D.C.: DOD, 2016), pp. 1-3.

3 Anthony H. Cordesman, 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Power in 2014: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Taiwanese, and US Perspectives(Washington D.C.:CSIS, 2014), p.60.

4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新華社》，2015年5月26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5 「反介入戰略」的概念，係藉由強制的手段迫使周邊盟國拒絕支援美國的前進部署，或使用飛彈、水雷、特種部隊、戰機、潛艦、攻勢資訊戰、大規模毀滅武器或先進的傳統武器，直接攻擊港口、機場、後勤設施、戰略交通要道及指管通資系統，以嚴重干擾美國的戰略部署。參閱：Roger Cliff and others,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 RAND Corporation, 2007), p. 1.

6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p. 57.

7 王建東，《孫子兵法思想體系精解》(臺北：將門出版社，民國75年)，頁317。

策」，認為防守是為了進攻的一種策略。⁸近代西方國家中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在《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中指出：「守勢可分為消極的守勢和積極的守勢。消極的守勢必敗無疑，積極的守勢往往可以轉敗為勝」；另「守方應有雙倍的活躍，…，一發現敵人的弱點，馬上就加以強烈的回擊。這一類的作戰計畫可以叫做『攻勢防禦』」。⁹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戰爭論》(Vom Kriege)亦強調：「防禦這種作戰形式絕不是單純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擊組成的盾牌」。¹⁰因此，「積極防禦」並非是一種新創的概念，而是早就存在的戰略思想，甚至亦由各國運用於歷次戰爭中。而其中所強調的重點則在透過積極的進攻行動來達到防禦的目的。

中國大陸所遵循的「積極防禦」戰略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汲取古今中外戰爭經驗，並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情形，發展出具中國特色的戰略思想。¹¹由於中國大陸在革命戰爭期間，面臨國民黨圍剿處於絕對弱勢，為了保持實力待機反擊，乃採取「積極防禦」戰略方針，作戰型式為雙方

的攻防轉換，即作戰初期主動實施「誘敵深入」的戰略退卻，誘敵至對己有利區域，再配合戰役上的進攻，轉換敵我優劣情勢後，進而遂行戰略反攻與進攻，最終奪取戰爭勝利。¹²因此，毛澤東稱「積極防禦」為攻勢防禦或決戰防禦，亦是為反攻和進攻的防禦，而且才是真防禦。¹³簡言之，所謂「積極防禦」就是「以積極的攻勢行動進行的防禦」。¹⁴

由此可知「積極防禦」內涵最主要表現在防禦性及積極性等兩方面，首先，中國大陸認為其以往的軍事鬥爭態勢均是敵我實力懸殊，且所進行的戰爭亦均是被迫的自衛行動，甚至當前為了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強權政治，從事的軍隊建設與戰爭整備亦為了自衛，故具備防禦性質；其次，在平時應做好戰爭準備，提升能力以嚇阻或打贏戰爭，當戰時則為了達成防禦的目的，必須採取主動措施與積極行動，將戰略上的防禦與戰役上的進攻相結合，並把戰略防禦階段向戰略反攻及進攻階段發展，殲滅敵人奪取全面勝利，故擁有積極性質。¹⁵

基於「積極防禦」戰略的防禦性與積極

8 曾振，《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民國75年)，頁210-211。

9 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頁77-78。

10 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著，楊南芳等譯，《戰爭論(上)》(Vom Kriege)(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頁325。

11 王文榮主編，《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9。

12 張全啟、劉繼賢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16-17。

1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91-200。

14 彭光謙，《中國軍事戰略問題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頁226。

15 王文榮主編，《戰略學》，頁69-72。

性，故必須堅持戰略防禦地位上，但在戰役上則應寓攻於防、寓防於攻、攻防結合。¹⁶尤其強調戰略持久作戰性質上，但在戰役上則應採取速決的進攻戰；戰略內線守勢情況上，但在戰役上則應使用外線的進攻戰。¹⁷其主要的做法即在整體戰爭中，首先強調採取戰略防禦、持久、內線的態勢，但在各戰役中則實施進攻、速決、外線手段，集中優勢的兵力逐次殲滅敵人，進而轉換雙方的態勢優劣、兵力強弱及主動與被動等情勢，最後將戰略防禦導向戰略反攻和進攻，徹底打敗敵人而贏得勝利。¹⁸因此，「積極防禦」戰略的實質內涵必須把握四個重點：1.將戰略上的防禦與戰役、戰鬥的進攻相結合；2.在戰略持久中實施戰役、戰鬥的速決戰；3.將戰略的內線透過戰役、戰鬥的外線轉換；4.把戰略防禦導向決戰性的戰略反攻和進攻。

中國大陸「積極防禦」戰略歷經各個時期的戰爭洗禮，其基本精神具有以下重要特點，必須深入瞭解方能體會與運用其內涵：¹⁹

一、堅持自衛立場，採取後發制人

中國大陸奉行馬克思主義思想，認為中國的革命戰爭係被壓迫的階級和民族，為了推翻反動統治，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

的正義戰爭，在本質上是自衛性與防禦性。²⁰尤其歷經革命戰爭、對日抗戰及解放戰爭等不同時期，中國大陸均處於敵強我弱的現實情況，僅能標榜採取自衛立場，以作為政治號召並爭取民心，甚至建國後面對周邊強敵的侵犯，如韓戰、中印邊境衝突及懲越戰爭等，亦打著自衛口號來展現其正義性。因此，中國大陸為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均強調採取自衛立場與後發原則，亦展現「積極防禦」在堅持戰略防禦前提下，依據面對不同時空與敵人的情況，靈活運用自衛作戰精神。²¹

「後發制人」是「積極防禦」戰略的基本要求，即不主動發動戰爭，先行守勢作戰待敵人暴露弱點，當本身處於有利地位時，再轉為攻勢作戰一舉戰勝敵人。而其中「後發」是手段，「制人」是目的，強調的是在戰略上絕不先發制人，但在戰役、戰鬥中必須積極創造與掌握戰機，運用優勢兵力，採取主動作為，先機制敵，亦即透過戰役上的進攻達到戰略上的防禦。²²而表現要點為1.在軍事上堅持不開第一槍；2.從軍事與政治上制止或延遲戰爭發生；3.以積極的反擊或進攻作戰來實現戰略防禦。²³這種思維即是中國

16 戴怡芳主編，《鄧小平依法從嚴治軍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129。

17 劉化錦、單秀法，《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55-160。

18 彭光謙，《中國軍事戰略問題研究》，頁228。

19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頁64-94。

20 蔣寶祺、蔣一國、于連坤著，《鄧小平新時期國防經濟思想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94。

21 范震江、馬保安主編，《軍事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0。

22 蔡仁照，《信息化戰爭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30。

大陸一直強調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則，不僅在國際上獲得支持，亦能發揮防禦戰的有利條件，如此在政治上方能有理，在軍事上追求有利。²⁴因此，「積極防禦」思維在整體戰爭中強調自衛與後發的正義性，但當敵人發起攻擊時，就必須採取積極的反擊行動，達到「制人」的目的。

二、認清敵強我弱，堅持持久作戰

共軍發展過程深知本身弱小與面對強大敵人，無法採取速決方式戰勝敵人，造就了戰爭的持久性，因而必須堅持戰略防禦的持久作戰，透過逐次的力量對比轉化，最後扭轉優劣情勢，達成克敵制勝。正如克勞塞維茨指出，欲獲取戰爭勝利必須消耗敵人力量，而採取的方法之一便是疲憊戰術，即透過持久作戰逐漸讓敵人消耗力量與消磨意志。²⁵中國大陸認知在敵強我弱情況下，進攻的強者通常掌握主動權，並採取兵力集中方式，期望達成速戰速決，但防禦的弱者由於處於被動情勢，必須先避開敵人首波攻擊以

粉碎其企圖，再運用持久作戰方式，逐步拖垮敵人的戰力與士氣，以獲取作戰勝利。²⁶

目前中國大陸軍力雖然已大幅提升，但針對戰力優勢的潛在敵人—美軍，此項準則仍能適應當前面臨的挑戰，然因應現代戰爭期程短、效率高特性，在作戰手段必須強調迅速的攻勢作為，亦唯有「持久」與「攻勢」結合，方能達到「積極防禦」目的。²⁷故在持久戰爭中獲取勝利的做法，即在戰爭初期避免與敵決戰，粉碎其速戰速決企圖，並保存有生戰力，當戰略相持階段則執行所謂「外線的速決進攻戰」²⁸，透過外線的進攻與內線的防禦結合起來，使得防禦有積極性的作為，並轉化雙方的強弱對比與攻防態勢，適時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以獲取最後勝利。²⁹因此，把「積極防禦」思想落實在實際戰場上，必須在戰略上實施內線的持久防禦戰，而在戰役和戰鬥上執行外線的速決進攻戰，如此方能轉變敵我優劣態勢，並將原先的戰略防衛轉換成戰略反攻及進攻，達到以弱擊強、以劣勝優的目標。³⁰

23 彭光謙、姚有志主編，《軍事戰略學教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04-105。

24 尚金鎖、吳子欽、陳立旭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與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頁244。

25 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著，楊南芳等譯，《戰爭論(上)》(Vom Kriege)，頁27。

26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76-77。

27 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編，方淑惠、余佳玲譯，《人民解放軍與變動的中国》(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4年），頁362-363。

28 實施「外線的速決進攻戰」的方式包括：1.在戰役上實施外線進攻；2.使用游擊部隊於外線攻擊敵人；3.部署一部分兵力轉入外線作戰；4.透過主力部隊突破敵的包圍，將戰爭引向敵人國土。參閱：胡哲峰，《毛澤東武略》（臺北：慧明文化，民國91年），頁99。

29 蔣磊，《現代以劣勝優戰略》（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90。

30 張全啟、劉繼賢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頁545。

三、依靠人民戰爭，強調以劣勝優

人民戰爭思想在「國共內戰」期間逐漸發展而成，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亦是「積極防禦」的重要基礎，中國大陸認為強調正義性與群眾性的政治號召，必能依靠群眾力量遂行人民戰爭，達到以劣勝優的目標。³¹在此期間，人民戰爭具備的特徵包括：強調運動戰、兵民一體、人比武器重要的意識形態、以空間換取時間。³²當面對高科技的現代戰爭，中國大陸仍堅持人民戰爭的效用，主要觀點認為1.戰爭必須強調為人民的正義性；2.戰爭本質仍為政治的繼續，受政治支配；3.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必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4.人民參與戰爭的方式改變，但仍是軍隊的堅強後盾。因此，中國大陸認為人民戰爭仍是指導打贏現代化戰爭的思想武器。³³而為達成此項戰略要求，強調將「積極防禦」與人民戰爭結合一起，堅持為人民而戰以獲取群眾支持，並透過動員民眾支援戰爭，轉化戰爭潛力為實力，甚至透過軍事與政治、經濟、外交及文化等戰線配合，形成人民戰爭的威力。³⁴

中國大陸認為戰爭時雙方強弱對比不是絕對的，面對的強敵不可能全面擁有優勢，

且本身亦不可能處於絕對劣勢，因而必須運用人民戰爭並掌握自身優點，採取避實擊虛方式，針對敵人致命弱點施予嚴厲打擊，尤其高科技現代戰爭中，更應巧妙運用集中兵力，在關鍵時機、主要戰略方向及重要目標上，形成局部優勢並透過一次次地行動，轉變成全面優勢而克敵制勝。³⁵另外，為了達成以劣勝優的目的，中國大陸亦認為應採取先制攻擊手段，使敵措手不及無法應變；運用機動作戰方式，使敵疲於應付戰況而無法指揮部隊；力求創新武器技術與戰術戰法，使敵方武器無法發揮功能；扭轉作戰勝敗形勢，使敵喪失作戰意志與信心。³⁶因此，「積極防禦」戰略必須立足於人民戰爭基礎上，形成強大的戰略力量，並在戰役中運用本身優勢，透過對敵弱點遂行先制打擊，達到以弱擊強、以劣勝優的目的。

四、立足困難情況，充分戰爭準備

「積極防禦」戰略強調不打沒準備與沒把握的仗，且必須立足於最困難與最複雜情況下從事戰爭準備。³⁷正如《孫子兵法》：「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毛澤東亦曾指出：「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

31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81。

32 丁樹範，〈中國大陸軍事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下冊)》(臺北：陸委會，民國91年)，頁11-15。

33 尚金鎖、吳子欽、陳立旭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與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頁48-50。

34 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編，《戰略學(2013年版)》(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50。

35 尚金鎖、吳子欽、陳立旭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與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頁56。

36 李炳彥，《大謀略與新軍事變革》(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頁57。

37 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編，《戰略學(2013年版)》，頁49。

說明了戰爭準備的重要性。³⁸而所謂「戰爭準備」即為了戰爭需要，針對政治、經濟、軍事、心理、外交及科技等方面的準備工作，而且其良窳將直接影響戰爭成敗。³⁹基於中國大陸以往遂行的戰爭型態均面對強敵，未來面臨高科技戰爭亦處於技術相對落後狀態，必須從最壞情況打算，以爭取最好結果，即在戰爭爆發前做好戰爭準備，並在過程中採取積極作為，創造勝利的有利條件。⁴⁰

另外，基於高科技戰爭型態，中國大陸認知初期必須採取防禦的陣地戰，但面臨廣大國土防禦問題，與未來強敵採取先制與強襲作為，使得作戰整備工作相對困難，更須立足於最壞情況下完成，為了達成此項目標，在戰爭整備上必須先行經營戰場、做好物資儲備、建立統一指管機制及完善後勤補給系統等事項，方能因應戰爭需求並形成有利態勢。⁴¹甚至，因應現代戰爭的複雜性，在平時應加強聯合作戰、快速反應及電子對抗等能力，以提升部隊有效戰力，甚至透過軍事以外的手段，先行創造有利的戰略態勢以支援作戰行動。⁴²因此，面對強敵實施複雜的高科技戰爭，遂行「積極防禦」必先從最困難的情況出發，做好戰爭準備並完善各項作戰機制與能力，創造利己不利敵的形勢，方

能透過戰役、戰鬥上的進攻，改變敵我優劣態勢，奪取戰略主動權，達成戰勝敵人的目的。

「積極防禦」戰略的探源

中國大陸認為遂行革命戰爭時期背景為：1.中國係一個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大國；2.面對軍力強大的國民黨部隊；3.本身實力相當弱小；4.推動土地革命等特點，其中第2、3項說明了中國大陸實力無法快速發展，亦必須採取持久方式方能擊敗敵人，因而產生「積極防禦」的概念。⁴³1927年8月，中國大陸在南昌開始以武裝叛亂形式企圖奪取政權，之後又發動9月「秋收暴動」、10月「海豐、陸豐暴動」及12月「廣州暴動」等一連串行動卻均遭到失敗，殘餘部隊輾轉會合至江西與湖南交界的井岡山地區發展。⁴⁴1928年5月，中國大陸基於過去失敗的經驗及結合井岡山地區的地理特性，且認知本身弱小必須先採取戰略防禦，因而逐漸發展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基本原則，更成為爾後「積極防禦」戰略的發展基礎。⁴⁵

在此時期，由於國民政府從事北伐戰爭，之後又發生「中原大戰」⁴⁶，導致中國大

3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200。

39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92。

40 尚金鎖、吳子欽、陳立旭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與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頁241-242。

41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115。

42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93。

4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191。

44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出版社，2013年），頁282。

4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204。

陸在蘇聯的資助下逐漸發展勢力，範圍擴大到江西、湖北、湖南及廣東各省，再加上中國大陸主張攻取長沙及南昌，以便占領城市與交通要道，致使國民政府決定對共軍實施圍剿。⁴⁷1930年10月，毛澤東為應付國民政府部隊的第一次圍剿，提出「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方針，主張退卻至贛江以東，再集中兵力殲滅敵人，雙方展開激戰，最後國民政府部隊因戰術失利，再加上地形崎嶇不利正規作戰且補給困難而失敗。⁴⁸1931年4月，執行第二次圍剿行動，亦因深入共區導致補給困難，再加上共軍發動反攻，整個行動終歸失敗；同年7月，發動第三次圍剿行動，雙方激戰且傷亡嚴重，最後卻因發生「九一八事變」，導致圍剿行動功敗垂成。⁴⁹中國大陸歷經三次反圍剿行動後，從原先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基本原則，發展出「誘敵深入」方針，亦透過國、共戰爭的經驗累積而逐漸形成共軍的作戰原則。

1933年1月，國民政府發動第四次圍剿行動，中國大陸高層否決毛澤東的防禦計畫，改採主動出擊方式，雙方戰況至為激烈，卻因日軍出兵華北並進攻長城東段關隘，威脅

到平津安全，導致剿共部隊後撤而停止。

⁵⁰1933年12月，展開第五次圍剿行動，由於共軍改採「禦敵於國門之外」、「先發制人」、「堡壘戰」及「消耗戰」等作戰策略，導致反圍剿作戰失敗，殘餘部隊流竄經湖南、貴州、雲南、四川、甘肅各省，最後到達陝西延安。⁵¹(中國大陸稱為長征)

1935年1月，中國大陸遵義會議檢討並糾正第五次反圍剿的錯誤指導，亦確立了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及作戰原則。⁵²同年12月，中國大陸瓦窯堡會議提出《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認在對日抗戰的總任務下，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並要求在戰略防禦時，執行「積極防禦」、「後發制人(誘敵深入)」，戰略進攻時要擴大戰果、奪取先機，但反對冒險主義，另強調戰爭方式的游擊性，以運動戰為基本原則，並實施戰略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

⁵³1936年12月，毛澤東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闡明革命戰爭的特點與規律，並論述相關的戰略問題及基本原則，形成了「積極防禦」戰略思想。⁵⁴

中國大陸遭到圍剿且四處逃竄後，原有

46 「中原大戰」係1930年5月至11月，反對蔣中正的軍閥聯軍與國民政府部隊，在河南、山東一帶的戰爭。

47 吳淑鳳等編著，《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十一年～二十年》(臺北：國史館，民國102年)，頁169。

48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45。

49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283。

50 唐德剛，《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臺北：遠流出版社，2014年)，頁333。

51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49。

5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185。

53 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413-418。

54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50。

30萬兵力縮減至3萬，並丟掉大部分的控制區域，眼見剿匪行動即將成功，但在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導致提早結束「國共內戰」，亦給予中國大陸新的發展契機。

⁵⁵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國民政府開始全面對日抗戰，9月中國大陸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在華北地區的共軍部隊改編為十八集團軍，位於江南地區的共軍編為新四軍，表面共同抗日，但實際並未聽從國民政府指揮，只圖保存實力並在敵後發展組織。⁵⁶當時毛澤東企圖透過對日抗戰將國共內戰與民族戰爭結合，使得國民黨與日本兩敗俱傷，並發展本身實力以便未來奪取政權，因而採取了「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政策。⁵⁷

中國大陸依據此項政策指示，軍事戰略上是持久戰的總指導方針，在戰略防禦戰中採取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戰略持久戰中執行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作戰中實施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並透過游擊戰與運動戰方式，利用廣大國土作為迴旋空間，在敵後區域發展根據地與勢力，並運用集中

兵力、秘密行動及快速轉換等作為，逐次對敵展開襲擊，達到「盡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的目的。⁵⁸由於中國大陸利用抗日藉口發展自己，直到抗戰結束，中國大陸領導的根據地已達19塊區域，面積達100餘萬平方公里，並擁有正規軍約127萬、民兵約268萬，勢力已足與國民政府相抗衡。⁵⁹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中國大陸積極在華北和華中擴大其領地，並派兵進入東北地區，接受蘇聯移交從日軍繳獲的武器與裝備，不僅擴充兵力並阻撓國民政府部隊接收東北地區，企圖成為抗戰淪陷區的真正解放者，謀取未來與國民政府談判的政治利益。⁶⁰同年10月，國民政府為避免造成國家分裂，與中國大陸進行政治談判並發表「雙十會談紀要」，但毛澤東返回延安後，隨即擴大在東北、華北及華中的軍事行動。⁶¹同年12月，美國派遣馬歇爾(Marshall)擔任特使調解國共紛爭，期間雖經過三次停戰，但中國大陸卻利用機會持續發動攻勢，最後導致調處失敗，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⁶²

55 唐德剛，《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頁353。

56 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上)》(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頁39-40。

57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167。

58 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232-234。

59 胡哲峰，《毛澤東武略》，頁324。

60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頁418-422。

61 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七》(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1年)，頁129。

62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367-371。

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國大陸稱解放戰爭)期間，雙方的態勢已從原戰略防禦、相持階段，進入中國大陸所稱的戰略反攻和進攻階段，中國大陸選擇對其有利區域即東北地區為主戰場，之後再推展至華北及華東地區，最後擴及整個全國範圍。⁶³其戰略指導原則乃依據「十大軍事原則」，採取機動作戰方式，避免在不利情況下決戰，並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的弱點，分割敵兵力後再予以殲滅，重點目標置於敵有生力量，不在乎城市或地方的得失。⁶⁴最後，國民政府因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等因素影響，導致整個中國大陸淪陷，被迫撤退至臺灣地區。

各領導人主政時期的演變情形

1949年中國大陸建政後，「積極防禦」戰略內涵演變已不再僅是「國共內戰」的結果，各個領導人面對國際局勢變化、周邊地區情勢發展、國家生存與繁榮需求、敵人可能的威脅及本身的力量等因素，使得「積極防禦」戰略內涵必須加以調整以為因應，使得演變的情形更形擴大與複雜，甚至提升整體戰略層次。

一、毛澤東主政時期(1927-1976年)

1949年10月，中國大陸政權建立，解放臺灣的作戰整備仍在進行。但1950年6月「韓戰」(Korean War)爆發，北韓部隊原勢如破竹地席捲南韓，但同年9月，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部隊在仁川登陸後即扭轉情勢，並跨越北緯38度線企圖消滅北韓政權。⁶⁵毛澤東基於美國若佔領朝鮮半島，將對東北地區不利，且與臺灣海峽形成兩面受敵威脅，勢必危及國家安全，乃在同年10月以「抗美援朝」名義派兵介入。⁶⁶共軍進入朝鮮半島後即實施戰略反攻，採取運動戰與游擊戰方式，給予美軍先制攻擊的震撼，主要在打破敵我雙方的心理平衡，作戰初期亦獲取相當大進展。⁶⁷1951年7月，經過五次戰役後，雙方因兵力及後勤補給等問題，在北緯38度線附近陷入膠著，中國大陸亦改採戰略防禦的陣地戰，雙方整體作戰形成戰略相持。⁶⁸由於美、蘇的戰略改變有意和談，使得毛澤東採取「持久作戰、積極防禦」戰略方針，及打小殲滅戰的作戰原則，期透過戰場優勢以獲取談判的有利結果，雙方打打談談最後在1953年7月結束「韓戰」。⁶⁹

1953年8月，毛澤東基於「韓戰」的經驗教訓，深感武器裝備、聯兵作戰、指揮管

63 張晶、姚延進，《積極防禦戰略淺說》，頁59。

64 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七》，頁337。

65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衛城出版社，2011年)，頁19。

66 張樹德，《毛澤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決策紀實》(臺北：靈活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37。

67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On China)(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頁125。

68 石井明(Akira Ishii)著，顏雪雪譯，《中國邊境的戰爭真相》(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53。

69 張樹德，《毛澤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決策紀實》，頁52。

制及後勤補給等均落後，乃提出國防現代化概念，並與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及科技現代化，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目標。⁷⁰1955年1月，毛澤東基於打破核武大國的壟斷與威嚇，決定發展原子彈，並透過蘇聯提供相關技術。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中、蘇關係因理念分歧產生裂痕。同年3月，中國大陸中央軍委會基於當時的國際情勢判斷，認為美國為最主要敵人，東部沿海地區包括東北、華北及山東半島為主要戰略方向，乃正式提出「積極防禦」戰略方針，強調以陸軍為主體，透過陣地防禦戰與運動進攻戰的結合，於重要地區堅決防禦，次要地區誘敵深入，並在海、空軍支援下，殲滅敵人於沿海國土上。⁷¹

1959年6月，蘇聯因懼怕中國大陸擁有高科技武器，可能造成無法預期的危害，竟主動撕毀雙方的國防新技術與原子合作協定，並於1960年8月撤回所有技術專家，使得中、蘇關係開始惡化；再加上1962年10月發生中、印邊界戰爭；且臺灣當局加強反攻大陸的軍事整備；1964年8月美國介入越戰等周邊情勢，導致中國大陸認為國家安全受到美

國、蘇聯、日本、臺灣及其他敵對勢力嚴重挑戰，但相對地，中國大陸在原子彈與彈道飛彈的研製成功，提升其戰略武力，因此，毛澤東在1964年10月提出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的戰爭準備，以應付敵人可能來自多個方向的入侵。⁷²

針對此一時期的戰略情勢判斷，中國大陸因應周邊敵人可能全面入侵，採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打人民戰爭、打殲滅戰、打運動戰」戰略方針，核心是誘敵深入，且為因應敵人入侵做好作戰整備，中國大陸加強了東部沿海的戰略防禦準備，同時將戰略重心往北移動，在全國區域實施「三線」⁷³建設，期望透過持久作戰，逐次消耗敵人有生力量。⁷⁴中、蘇關係惡化，蘇聯開始增加邊境駐軍，雙方衝突事件不斷，導致在1969年3月爆發「珍寶島戰役」，蘇聯甚至計畫核子攻擊中國大陸，促使中國大陸將蘇聯視為主要敵人，亦由於美國深陷越南戰場急欲脫身，中國大陸乃思考拉攏美國以對抗蘇聯，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Nixon)訪問中國，雙方關係開始解凍，並形成「聯美抗蘇」的戰略轉向。⁷⁵

70 蔣寶祺、蔣一國、于連坤著，《鄧小平新時期國防經濟思想研究》，頁21-22。

71 彭光謙，《中國軍事戰略問題研究》，頁90。

72 艾約銘，〈中國大陸外部安全環境與國防政策演變〉，中國大陸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中國大陸建政暨兩岸分治6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法務部調查局，民國98年），頁270-290。

73 「三線」建設即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一線是指東北及沿海各省；三線是指西南、西北內陸地區，包括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北及湖南等11省；二線則是位於一、三線之間的地區。

74 彭光謙，《中國軍事戰略問題研究》，頁93-94。

75 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溫哈溢譯，《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Seize the Hour: When Nixon Met Mao)（臺北：時報文化，2011年），頁146-156。

二、鄧小平主政時期(1978-1989年)

1975年7月，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在軍委擴大會上，提出改革共軍「腫、散、驕、奢、惰」與領導機構「懶、散、軟」的缺失，並開始著手軍隊整頓與兵力精簡工作，將省下的預算用於裝配現代武器系統。⁷⁶之後經過10年間的4次精簡，共軍總兵力從1975年擁有640萬減少至1988年剩下320萬人。⁷⁷1977年12月，中國大陸制定「積極防禦、誘敵深入」戰略方針，主要係基於蘇聯成為主要作戰對象，戰略方向乃由東部轉向「三北」⁷⁸地區，為應付蘇聯可能的全面入侵，作戰概念採取初期粉碎敵的戰略突襲，確保有生戰力，並制止敵長驅直入，隨後誘敵深入至計畫區域，並運用運動戰、陣地戰及游擊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⁷⁹

1978年，鄧小平上台後，鑒於共軍歷經「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對組織、訓練、能力及準則等均已相當落後，乃推展軍事現代化與國防工業重建，甚至引進西方國家觀念與技術，以彌補此段空窗期。⁸⁰1979年2月，

更發動「懲越戰爭」來達成戰略目標，不僅阻止蘇聯及越南在東南亞地區擴張勢力，亦藉此檢視共軍的作戰實力，作為推動軍事改革的動力。⁸¹另鑒於先前對可能發生世界大戰的觀點，過度將國防工業投資在「三線」建設下，導致影響國家經濟建設，為扭轉這種發展方向，將重心轉到四個現代化，全力發展經濟建設。⁸²鄧小平認為因應和平時期的來臨，「積極防禦」戰略的內涵應賦予新時代要求，除服從國家戰略外，應強調以遏止戰爭為著眼點，並堅持「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積極發展高科技武器裝備。⁸³甚至在戰略與戰術上，逐漸以攻勢作戰、掌握主動及先制攻擊等作為，取代毛澤東「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的階段劃分，並朝向聯合作戰的概念發展。⁸⁴

1980年9月，鄧小平認為毛澤東誘敵深入中國大陸內部進行消耗戰的概念已不合時宜，乃將長期以來所使用的「誘敵深入，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縮短為單純的「積極防禦」，作戰對象仍是蘇聯，戰略方向仍以

76 高屹，《歷史選擇了鄧小平》(臺北：靈活文化，2013年)，頁67-68。

77 傅高義(Ezra F. Vogel)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2年)，頁701。

78 「三北」即東北、華北及西北地區。

79 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戰略學(2013年版)》，頁45-46。

80 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編，李育慈譯，《解放軍七十五周年之歷史教訓》(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3年)，頁24-25。

81 傅高義(Ezra F. Vogel)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頁709-710。

82 蔣寶祺、蔣一國、于連坤著，《鄧小平新時期國防經濟思想研究》，頁39-40。

83 蔣寶祺、蔣一國、于連坤著，《鄧小平新時期國防經濟思想研究》，頁12。

84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國大陸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臺北：史政編譯室，民國93年)，頁97-98。

「三北」為主。⁸⁵1985年5月，鄧小平針對國際情勢分析，認為世界和平力量增長，爆發大戰機率降低，再加上中、蘇關係解凍，以往以蘇聯為假想敵的構想已經改變，傳統的持久戰與消耗戰已無法適應未來時程短、強度高及特定區域的作戰特性，戰爭型態將由「總體戰爭」轉變為「局部戰爭」。⁸⁶因此，鄧小平把軍事戰略方針進行轉變，原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需舉全國之力全面抗敵的總體戰爭，轉換為應付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並提出精兵的思想，大力裁減員額，並實施體制改革，使軍隊向「精幹、合成、高效」的方向前進，以適應國際形勢變化及新時期的國家發展需要。⁸⁷

1988年12月，中國大陸中央軍委會確立了「積極防禦」的戰略性轉變，並強調邊境地區與海上區域發生局部戰爭的可能性，尤其是維護島礁主權與海洋權益上，在軍力建設仍以陸軍為主體，置重點發展海、空軍能力，除維護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外，更確保安全穩定的環境下發展國家經濟。⁸⁸1989年6月，中國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引發美國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與取消軍事合作，中、美關係大幅降低，再加上同年12月

「冷戰」(Cold War)結束，面對此一國際局勢變化，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指導方針，然中國大陸認為美國成為世界超強且企圖干涉其內政，顯然美國未來必成為中國大陸的主要戰略對手。⁸⁹

三、江澤民主政時期(1989-2002年)

1991年，中國大陸體驗到「波灣戰爭」(Gulf War)中所展現的高科技戰爭，再加上國際形勢因「冷戰」結束與蘇聯解體產生重大變化，使得共軍重新思考軍事戰略方針的內涵，並於1993年確立「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主要特點在強調貫徹和堅持人民戰爭的思想，要求軍隊必須作好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準備，運用軍事威懾手段與政治、外交相配合，制止和打擊企圖分裂國土勢力，並研究「以劣勝優」戰術戰法，對抗具高技術裝備敵人，贏得局部戰爭勝利。⁹⁰而具體作為包括納入更多的科技、提高人員素質、改進組織編裝與後勤架構、持續強調意識形態與政治工作，期能推動軍隊現代化與軍事改革。⁹¹1995年12月，中國大陸公布《九五期間軍隊建設計畫綱要》，指導共軍進行「兩個根本性轉變」的

85 彭光謙，《中國軍事戰略問題研究》，頁95。

86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國大陸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頁96。

87 戴怡芳主編，《鄧小平依法從嚴治軍論》，頁117。

88 彭光謙，《中國軍事戰略問題研究》，頁96-97。

89 高屹，《歷史選擇了鄧小平》，頁446。

90 徐焰，《中國國防導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06-308。

91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Roy Kamphausen, eds.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Carlisle: SSI, 2011), p.160.

轉型工作，包括1.從「打贏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為「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2.軍隊由數量規模向質量效能、人力密集向科技密集轉變，藉以轉變成現代化軍隊。⁹²

1996年3月，中國大陸為壓制臺灣獨立走向與干擾總統大選，對臺灣周邊海域實施飛彈試射，引發美國派遣兩艘航母打擊群前來關切，使得中國大陸開始增加國防預算，用以採購現代化裝備、提升人員訓練及加強作戰整備，尤其海、空軍、飛彈部隊、太空、資電與網路作戰等能力，不僅用以執行臺海作戰更因應美軍可能的介入行動。⁹³1997年9月，江澤民持續精兵政策，裁減軍隊員額50萬，總數降至250萬人，並同時實施科技強軍戰略，透過科技來提升軍隊戰力。⁹⁴1999年1月，更推出《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戰役綱要》，強調聯合陸、海、空軍及飛彈部隊等戰力，在戰役階層達成聯合作戰型態。⁹⁵其目標將使共軍由原在國土長期作戰模式，轉變成強調在沿海地區實施期程短、強度高的

聯合作戰；由過去打擊敵人最脆弱部位，轉變成集中攻擊敵人最關鍵節點；由兵力集中轉變成火力集中；從陣地防禦轉變成機動打擊。⁹⁶

1999年3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NATO)，以集體安全及人道救援名義，發動「科索沃戰爭」(Kosovo War)，期間還誤擊中國大陸駐貝爾格勒(Belgrade)大使館，亦被中國大陸解讀為是一項蓄意的陰謀行為，對其國家主權的嚴重威脅與挑戰，甚至激起民眾要求軍事現代化的論點。⁹⁷中國大陸從此次戰爭獲得的經驗教訓，於2001年逐步發展出新「三打三防」⁹⁸措施，並透過人民戰爭思維，加強包括偽裝欺騙、隱蔽疏散、靈活機動等消極防禦能力，另外積極作為方面則運用各式武器結合電子戰及網路攻擊等，攻擊美國的重要指管節點、前進基地與航母打擊群編隊等，迫使美軍在戰區的作戰能力降低。⁹⁹2001年10月，美國為報復「911恐怖攻擊事件」，對阿富汗的「蓋達組織」(Al-Qaeda)發動「持久自由作戰」(Enduring Freedom

92 Roy Kamphausen, Andrew Scobell,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SSI, 2007), p.124.

93 Eric Heginbotham,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Santa Monica: RAND, 2015), pp. 28-32.

94 徐焰，《中國國防導論》，頁340-341。

95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Roy Kamphausen, eds.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p. 161.

96 Roy Kamphausen, Andrew Scobell,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p.72.

97 平可夫，《平可夫看後冷戰三場戰爭與台海衝突》(密西沙加：漢和資訊出版社，2006年)，頁18。

98 原1970年代的「三打三防」係指打坦克、飛機、傘兵；防核子、生物、化學武器攻擊。新「三打三防」係指打隱形戰機、巡弋飛彈、武裝直升機；防精確打擊、電子干擾、偵察監視。

99 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編，方淑惠、余佳玲譯，《人民解放軍與變動的中國》(*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頁374-377。

Operation)，美軍結合精準武器、快速空中行動與資訊優勢等，迅速改變地面作戰的成效，使得中國大陸深感必須加強作戰概念提升、組織架構調整與武器裝備發展，尤其在聯合火力攻擊及精確打擊方面，更應縮短從目標偵察、確證到摧毀的時程，方能提高作戰效能。¹⁰⁰

四、胡錦濤主政時期(2002-2012年)

2002年，中國大陸認為21世紀前20年為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由於國際情勢穩定將有助於其國內發展與擴展經濟、軍事及外交等綜合國力，必須把握此項機會積極發展國力，達成重要戰略目標。¹⁰¹其中主要的軍事發展目標包括：1.軍事現代化獲得重大進展；2.獲得打贏潛在區域作戰能力，包括臺灣、海上交通線、南海與東海及西部疆域。¹⁰²2003年3月，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發動「伊拉克自由作戰」(Iraq Freedom Operation)，執行「斬首行動」(Decapitation)與「震懾與屈服作戰」(Shock and Awe Operation)，運用新

式監偵設施、精準武器及先進資電設備，透過空中攻擊與地面部隊迅速進襲，全面對伊拉克領導人及重要目標攻擊，導致伊軍的潰敗。¹⁰³中國大陸受到此場戰爭的教訓，了解到資訊技術在未來戰場的潛力，並開始積極從事部隊資訊化與整合式聯合作戰模式。¹⁰⁴

2003年10月，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作為承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江澤民「三個代表」¹⁰⁵，成為中國大陸第四代領導的核心策略，亦提出「三個提供、一個發揮」¹⁰⁶的使命，作為共軍因應新的安全情勢發展，推動軍事變革與現代化建設的指導。¹⁰⁷2003年12月，中國大陸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加強心理戰、輿論戰及法律戰等「三戰」的運用，將信息戰的戰術角色提升至戰略階層，藉以影響敵國人民意志，發揮戰爭的雙重效果。¹⁰⁸2004年，中國大陸認為信息為部隊戰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未來的作戰已從機械化轉變為信息化，因此將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

100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Roy Kamphausen, eds.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p. 240.

10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p. 41.

102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Washington D.C.: DOD, 2013), p. 15.

103 安東尼·考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著，黃淑芬、胡元傑譯，《伊拉克戰爭 I》(The Iraq War: Strategy, Tactics, and Military Lessons)(臺北：國防部部辦室，民國95年)，頁273。

104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Roy Kamphausen, eds.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pp. 164-166.

105 「三個代表」係指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06 「三個提供、一個發揮」：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利的戰略支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107 章傳家主編，《科學發展觀——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5。

108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Roy Kamphausen, eds.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pp. 170-171.

爭」改為「信息條件下的局部戰爭」。¹⁰⁹

2005年底，共軍基於推動軍事變革，全面提高信息化條件下的作戰能力，為達成指揮靈活與戰力提升的目標，針對其規模、組織及機構等進行調整與縮編，計裁軍20萬，維持230萬人的兵力規模。¹¹⁰2006年12月，執行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即「2010年前打下堅實基礎，2020年前後有較大發展，到21世紀中葉實現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目標」。¹¹¹2008年12月，中國大陸海軍首次派遣護航編隊，遠赴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執行商船的護航任務，此項護航任務表面上似乎在執行「反海盜」的人道行動，但實際上中國大陸在意的是將可獲取更高的戰略利益，除實際參與國際事務提高國際形象外，透過軍事行動確保海上能源運輸線的安全，亦將提升其海軍西向印度洋的投射能力。

2009年1月，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更強調以信息化為發展方向，並推動具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期望在2020年前實現機械化並促進信息化的重大

進展，2050年達到國防與軍隊現代化的目標。¹¹²2010年2月，中國大陸通過「國防動員法」，期透過法律的規定，動員民間的資源與力量投入戰爭，即是源自於「人民戰爭」的思想。這種在獲得全民的支持下，動員及組織大量的人力、技術與資源，將能夠發揮「積極防禦」的潛力，以威懾及阻止敵對侵略行動，確保國家的安全。¹¹³

五、習近平主政時期(2012年至今)

2012年11月，習近平上台後，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構想，相對於軍隊則為「強軍夢」，強調鞏固國防並建立一支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¹¹⁴2013年11月，中國大陸通過《中國大陸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第15項「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要求針對軍隊編裝與制度調整改革，期建立具中國特色的現代軍事力量。2014年3月，中國大陸成立「全軍聯合訓練領導小組」，期提升各軍種聯合作戰的能力與運作，並實施貼近實戰的聯合作戰演訓，以適應未來信息化戰爭的需求。¹¹⁵2015年5月，中國大陸發布《中國的軍

109 Andrew Scobell, David Lai, Roy Kamphausen, eds.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p. 164.

110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06年12月29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12/29/content_5546516.htm>(檢索日期：2006年12月29日)

11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06年12月29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12/29/content_5546516.htm>(檢索日期：2006年12月29日)

112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09年1月20日，<http://www.gov.cn/jrzq/2009-01/20/content_1210075.htm>(檢索日期：2009年1月20日)。

113 Andrew Scobell, Larry M. Wortzel,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arlisle: SSI, 2006), p. 87.

114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頁219。

事戰略》闡述「積極防禦」戰略意涵，並認知到世界各國軍事革命的發展，武器裝備朝向精準、智能及無人化發展，且太空與網路成為新的戰略制高點，為因應信息化的戰爭型態，將戰爭準備基點調整為「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加速軍隊的轉型。¹¹⁶

2015年9月，習近平宣稱在2017年底前裁減30萬員額，共軍總人數降至2百萬人，期望透過減少非戰鬥單位而保留的預算，以擴充海、空軍部隊戰力。¹¹⁷同年12月，正式啟動軍委總部改革、軍隊組織轉換、戰區籌劃、聯合指揮機構設立等工作。2016年1月，中央軍委會提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以貫徹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方針，落實軍隊組織現代化並提升戰力，建立與國際地位相稱、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所需的軍隊，確保「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¹¹⁸

「積極防禦」戰略向攻勢型轉變——兼代結論

「積極防禦」戰略的基本要求在戰略上堅持自衛與後發的立場，戰役、戰鬥上則運

用積極的攻勢行動，透過兩者密切結合，使得戰略情勢轉變為有利，進而擊敗敵人實現維護國家安全的目標。然為因應國家利益需求、戰略環境改變及現代戰爭需要，其內涵亦隨著時代發展而隨之調整。原強調「後發制人」原則必須從政治與國家利益上來解讀意涵，而不是在戰役、戰鬥上的任何時間、地點及條件下，均永遠不實施「第一擊」行動。¹¹⁹因此，中國大陸對「第一擊」的認知並不僅限於軍事行動，當任何敵對勢力對其陸地、空域及海域的侵略行動，均將視為遭受「第一擊」。另外，有關涉及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如外國勢力支持分離活動威脅國家主權、顛覆邊界地區影響安全、侵佔島礁損害海上權益等，中國大陸亦將宣告等同於遭到先制攻擊，有權率先發動防衛作戰，以確保行動的合法性與正當性。¹²⁰

另外，戰略空間原僅指領土、領海及領空等傳統國土範圍，但隨著國家利益擴展，對海外商品與投資市場、原料與能源產地等，需求與依賴程度日增，甚至太空亦已成為軍事的戰略制高點，對國家安全影響甚

115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NIDC China Security Report 2016: The Expanding Scope of PLA Activities and the PLA Strategy (Tokyo: NIDS, 2016), p. 60.

116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新華社》，2015年5月26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 (檢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117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p. 3.

118 中央軍委會，〈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社》，2016年1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 (檢索日期：2016年1月1日)

119 劉庭華，〈積極防禦戰略與軍事鬥爭準備〉，《軍事歷史》，2003年第6期，頁49-54。

120 James Mulvenon, David Finkelstein, eds. China's Revolution in Doctrinal Affair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Operational 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jointly published b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and Alexandria,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2003, p.53.

大，因此，戰略空間必須隨之擴展至國家利益範圍。甚至，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並嚇阻強敵的干預壓力，除須加強軍力發展外，更應堅持在整體防禦與自衛立場下，在戰略層次上採取積極的攻勢作戰，並將防衛範圍延伸至國土之外的戰略空間，以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¹²¹

1991年，蘇聯解體使得中國大陸北方的威脅大為降低，主要威脅轉變成來自東方海上的美國與日本，促使中國大陸積極發展以海、空軍部隊為主的遠程投射能力，企圖將戰略空間擴展至第一島鏈區域，防止敵人危害沿海經濟發展區域，並保護島礁主權及海洋權益。¹²²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時，美軍的介入行動，使得中國大陸思考「反介入」的軍事現代化目標。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執行「科索沃戰爭」，被中國大陸認定未來若以軍事手段解決「臺灣議題」，亦可能遭到美國聯合亞太地區的盟邦，以「區域安全」或「人道主義」為由干預。因此，中國大陸認為有關臺灣、東海、南海及邊境領土爭議問題，背後均涉及美國在內的複雜國際因素，為解決此種不利狀況，本身必須具備戰略進攻能力，並將戰略

進攻行動成為「積極防禦」的作戰類型。¹²³另外，美國因應中國大陸軍事崛起遂行的亞太地區軍力重新部署，以及發展的「聯合介入作戰概念」與「全球公域進入與運作聯合概念」等新型作戰型態，均被中國大陸視為對國家主權與領土安全的嚴重威脅及挑戰，顯然美國已成為最主要的假想敵人。

中國大陸為了達成捍衛國家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目標，正積極加強軍力的投射能力，以因應未來可能與美國的軍事衝突。¹²⁴火箭軍依據「核常兼備」指導方針發展彈道飛彈能力，在核子彈道飛彈方面維持「最低核威懾」及可靠的二次打擊能力，在戰術彈道飛彈方面採取「先機制敵、重點突出」的原則，在作戰初期即率先攻擊敵的指揮中心、雷達及通信系統、防空飛彈陣地、海空基地、能源及電力設施、航母打擊群等重要目標，以癱瘓作戰系統與能力並奪取制空權，以利後續作戰遂行。¹²⁵海軍戰略從「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型」轉變，其指導思想均源自「積極防禦」而來，係一種攻防混合型的作戰，強調在第一島鏈區域內，採取戰略防禦態勢，另結合陸基武器系統所提供的保護傘，採取進攻性手段，

121 范震江、馬保安主編，《軍事戰略論》，頁106-108。

122 大衛·拉普金(David P. Rapkin)、威廉·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著，高一中譯，《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國大陸權力轉移想定》(Transition Scenario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臺北：政務辦公室，民國105年)，頁122-123。

123 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戰略學(2013年版)》，頁107。

124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p. 66.

125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NIDC China Security Report 2016: The Expanding Scope of PLA Activities and the PLA Strategy, p. 46.

共同阻止敵軍進入所望海域，並逐次向東擴展以取得島鏈區域內的絕對控制權。¹²⁶

2012年起，中國大陸海軍艦艇頻頻穿越第一島鏈，至西太平洋地區從事跨區遠海長航訓練，最遠已達小笠原群島以東地區，顯示正逐步展現「遠海護衛」的戰略企圖。¹²⁷2015年12月，「遼寧號」航母編隊更首次經宮古海峽穿越第一島鏈，經巴士海峽至南海實施「跨海區訓練」，更彰顯其遠洋作戰能力。¹²⁸空軍為實現從「國土防空」型向「空天一體、攻防兼備」型轉變，達到平戰一體、全域反應及全疆到達原則，近來已採取不同機型組合方式，並突破第一島鏈到達西太平洋地區訓練，不僅增強空軍的遠程投射能力，亦提高對日本與臺灣空防的壓力與威脅。¹²⁹

2015年12月，中國大陸啟動「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工作，主要重點在貫徹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方針，建設與國際地位相稱的

強大軍隊，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力後盾。¹³⁰近期已將軍事作戰整備轉變為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並聚焦於海上作戰為重點。¹³¹預期將運用陸地、海上、空中、太空及電磁等高科技武器，透過機動、迅速與遠程的打擊方式，對美軍遂行短期程、高密集的作戰，其在初期即能掌握決定性的戰果。¹³²主要發展的能力包括，「東風21型」(DF-21D)反艦彈道飛彈，可攻擊距中國大陸沿岸1,500公里的航母艦隊、具備反艦巡弋飛彈的柴電與核動力潛艦、配備防空及反艦飛彈的水面艦、攜掛反艦巡弋飛彈的戰機等。¹³³另外，為了降低美國的軍事優勢，中國大陸將思考運用先制攻擊、奇襲手段，以美軍的航空母艦與亞太地區的海、空軍基地為主要目標，另C4ISR系統亦被中國大陸視為美軍的脆弱點，將透過網路攻擊與反衛星武器予以摧毀。¹³⁴顯示「積極防禦」戰略已由中國大陸本土防禦向沿海地區外擴張，更逐漸

126 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著，鍾飛騰、李志斐、黃楊海譯，《紅星照耀太平洋：中國崛起與美國海上戰略》(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97-100。

127 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民國102年)，頁49。

128 程嘉文，〈共軍遼寧艦穿越第一島鏈〉，《聯合報》，民國105年12月26日，第1版。

129 陳韻涵，〈6中國大陸軍機繞台演訓〉，《聯合報》，民國105年11月28日，第2版。

130 中央軍委會，〈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社》，2016年1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檢索日期：2016年1月1日)

13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新華社》，2015年5月26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檢索日期：2015年5月26日)

132 Roy Kamphausen, David Lai eds.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2025 (Carlisle: SSI, 2015), pp.151-152.

133 Thomas G. Mahnken and others, Asia in the Balance: Transforming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Asia (Washington D.C.: AEI, 2012), p.11.

134 David C. Gompert, Astrid Stuth Cevallos, Cristina L. Garafola, 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Washington D.C.: RAND, 2016), pp. 13-14.

重視各軍種聯合遂行大規模的海上進攻作戰。

綜合前述，「積極防禦」戰略係中國大陸長期以來遂行作戰的重要指導方針，雖然在各時期依據戰略情勢、任務及威脅等性質的不同，所表現的內涵亦有所調整，但仍強調其積極與防禦的重要屬性。然隨著作戰觀念、任務、武器與方式等不斷地提升，當面對未來戰爭需求，共軍「積極防禦」戰略的內涵與應用原則勢必亦隨之調整，主要的重點如下：¹³⁵

一、在戰略上仍採取守勢原則，但強調在遭受政治或軍事上的「第一擊」後，對敵人採取積極的反擊作為。例如，在未來的臺海戰役中，中國大陸可能先行指控美國對臺灣的援助或軍事介入，視為分離中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敵對行為，就等同遭受到戰略上的「第一擊」，將可對美軍實施先制攻擊。

二、不再強調以國土縱深和長期消耗為手段，而是選擇在戰略外線的區域，運用海、空軍及飛彈部隊，對敵實施攻擊並將戰爭遠離國土之外。因此，未來共軍軍力現代化一旦成功且足以挑戰美國時，勢必將影響美軍投射能力而迫使其勢力遠離中國大陸近海區域，甚至將西太平洋區域轉變成共軍控

制場域。¹³⁶

三、實施反擊作戰時機不受時、空因素的限制，並選擇對已有利的時間與條件下發動攻擊。中國大陸認為欲擊敗如美國的強大對手，必須掌握戰役的主動權，在戰術上更應強調先制攻擊與奇襲，尤其在美軍尚未完成部署與建立戰力前，對其攻擊將使其陷入被動與混亂局面。¹³⁷

四、針對敵的戰略重心實施攻擊，以摧毀其作戰能力。中國大陸認為摧毀敵人作戰、信息、武器、後勤等系統及系統間的鍊路，將可瓦解敵人整體作戰結構，導致戰力完全癱瘓。¹³⁸

五、在「人民戰爭」的概念基礎上，運用高科技的武器裝備與積極的作戰手段，並將攻勢行動與守勢態勢相結合，以便在整體防禦戰略上發揮主動的攻勢作為。例如，共軍未來對美軍的介入行動，將結合運用戰機，彈道飛彈、巡弋飛彈、反輻射飛彈及資訊戰等能力，並以先發制人、奇襲與集中優勢兵力等方式，執行震撼攻擊，一舉摧毀其戰力。

六、執行反擊作戰時強調運用整體戰力，並採取不對稱作戰方式，以發揮本身優勢打擊敵人弱點，重點目標在殲滅敵軍，逐次消耗其有生戰力，獲取重要的決勝因素。

135 Roy Kamphausen,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SSI, 2007), pp.88-89.

136 Ashley J. Tellis, *Strategic Asia 2012-13 Overview: Uphill Challenge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Asi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BR, 2012), p. 12.

137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17。

138 王厚卿、張興業主編，〈《戰役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95。

中國大陸認為美國重視人命價值，應在首戰時即給予嚴重的傷亡打擊，使其蒙受高額損失並引發國內反戰情緒，因而被迫退出戰場或停戰。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一、王建東，民國75年。《孫子兵法思想體系精解》。臺北：將門出版社。
- 二、王文榮，1999年。《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三、王厚卿、張興業主編，2000年。《戰役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四、毛澤東，1991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五、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編，1993年。《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軍事科學出版社。
- 六、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編，1993年。《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軍事科學出版社。
- 七、平可夫，2006年。《平可夫看後冷戰三場戰爭與台海衝突》。密西沙加：漢和資訊出版社。
- 八、李際均，1998年。《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九、李炳彥，2003年。《大謀略與新軍事變革》。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十、李雲漢，2013年。《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出版社。
- 十一、尚金鎖、吳子欽、陳立旭主編，2002年。《毛澤東軍事思想與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十二、吳淑鳳等編著，民國102年。《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十一年~二十年》。臺北：國史館。
- 十三、胡哲峰，民國91年。《毛澤東武略》。臺北：慧明文化。
- 十四、范震江、馬保安主編，2007年。《軍事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十五、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2013年。《戰略學(2013年版)》。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十六、高屹，2013年。《歷史選擇了鄧小平》。臺北：靈活文化。
- 十七、徐焰，2006年。《中國國防導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十八、郝柏村，2011。《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七》。臺北：遠見天下文化。
- 十九、郝柏村，2013年。《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上)》。臺北：遠見天下文化。
- 二十、唐德剛，2014年。《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臺北：遠流出版社。
- 廿一、章傳家主編，2007年。《科學發展觀—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北京：人民出版社。
- 廿二、曾振，民國75年。《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
- 廿三、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民國102年。《中華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
- 廿四、彭光謙、姚有志主編，2001年。《軍

事戰略學教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廿五、彭光謙，2006年。《中國軍事戰略問題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廿六、習近平，2014年。《習近平談治國理念》。北京：外文出版社。

廿七、張晶、姚延進，1985年。《積極防禦戰略淺說》。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廿八、張全啟、劉繼賢主編，2007年。《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廿九、張樹德，2010年。《毛澤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決策紀實》。臺北：靈活文化出版社。

三十、張淑雅，2011年。《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衛城出版社。

卅一、蔣磊，1997年。《現代以劣勝優戰略》。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卅二、劉化錦、單秀法，1984年。《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卅三、蔡仁照，2006年。《信息化戰爭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卅四、蔣寶祺、蔣一國、于連坤著，1997年。《鄧小平新時期國防經濟思想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卅五、戴怡芳主編，1997年。《鄧小平依法從嚴治軍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專書譯著

一、大衛·拉普金(David P. Rapkin)、威廉·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著，高一中譯，民國105年。《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國大陸權力轉移想定》(Transition

Scenario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臺北：政務辦公室。

二、石井明(Akira Ishii)著，顏雪雪譯，2016年。《中國邊境的戰爭真相》。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

三、安東尼·考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著，黃淑芬、胡元傑譯，民國95年。《伊拉克戰爭 I》(The Iraq War: Strategy, Tactics, and Military Lessons)。臺北：國防部部辦室。

四、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著，鍾飛騰、李志斐、黃楊海譯，2014年。《紅星照耀太平洋：中國崛起與美國海上戰略》(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五、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著，楊南芳等譯，2001年。《戰爭論(上)》(Vom Kriege)。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六、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民國93年。《現代化中國大陸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臺北：史政編譯室。

七、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著，胡利平等譯，2012年。《論中國》(On China)。北京：中信出版社。

八、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鈕先鍾譯，2003年。《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臺北：麥田出版社。

九、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2010年。《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臺北：時報文化。

- 十、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2010年。《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臺北：時報文化。
- 十一、傅高義(Ezra F. Vogel)著，馮克利譯，2012年。《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臺北：遠見天下文化。
- 十二、佛蘭納根(Stephen J. Flanagan)、馬提(Michael E. Marti)著，方淑惠、余佳玲譯，民國94年。《人民解放軍與變動的中國》(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 in Transition)。臺北：史政編譯室。
- 十三、瑪格蕾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著，溫哈溢譯，2011年。《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Seize the Hour: When Nixon Met Mao)。臺北：時報文化。
- 十四、蘿莉·勃奇克(Laurie Burkitt)、施道安(Andrew Scobell)、伍爾澤(Larry M. Wortzel)編，李育慈譯，民國93年。《解放軍七十五周年之歷史教訓》。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專書論文

- 一、丁樹範，民國91年。〈中國大陸軍事研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手冊(下冊)》。臺北：陸委會。頁11-15。
- 二、艾約銘，民國98年。〈中國大陸外部安全環境與國防政策演變〉，中國大陸研究雜誌社、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中

國大陸建政暨兩岸分治6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法務部調查局。頁270-290。

期刊論文

- 一、劉庭華，2003。〈積極防禦戰略與軍事鬥爭準備〉，《軍事歷史》，第6期，頁49-54。

報紙

- 一、陳韻涵，105/11/28。〈6中國大陸軍機繞台演訓〉，《聯合報》，版2。
- 二、程嘉文，105/12/26。〈共軍遼寧艦穿越第一島鏈〉，《聯合報》，版1。

網際網路

- 一、中央軍委會，2016/1/1。〈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社》，<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
- 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12/29。〈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12/29/content_5546516.htm>。
- 三、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1/20。〈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http://www.gov.cn/jrzq/2009-01/20/content_1210075.htm>。
- 四、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5/26。〈中國的軍事戰略〉，《新華社》，<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5-05/26/content_2868988.htm>。

英文部分

專書

- 一、Cliff, Roger, and others, 2007.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 Chinese Antiaccess

-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 RAND Corporation.
- 二、Cordesman, Anthony H., 2014. 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Power in 2014: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Taiwanese, and US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CSIS.
- 三、Gompert, David C., Astrid Stuth Cevallos, Cristina L. Garafola, 2016. 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Washington D.C.: RAND.
- 四、Heginbotham, Eric, 2015.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 Santa Monica: RAND.
- 五、Kamphausen, Roy, Andrew Scobell eds., 2007.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SSI.
- 六、Kamphausen, Roy, David Lai eds. 2015.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2025. Carlisle: SSI.
- 七、Mahnken, Thomas G., Dan Blumenthal, Thomas Donnelly, Michael Mazza, Gary J. Schmitt and Andrew Shearer, 2012. Asia in the Balance: Transforming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Asia. Washington, D.C.: AEI.
- 八、Mulvenon, James, David Finkelstein, eds., 2003. China's Revolution in Doctrinal Affair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Operational 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jointly published b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and Alexandria, V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 九、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3.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Washington D.C.: DOD.
- 十、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6.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Washington D.C.: DOD.
- 十一、Scobell, Andrew, Larry M. Wortzel, 2006. Shaping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arlisle: SSI.
- 十二、Scobell, Andrew, David Lai, Roy Kamphausen, eds. 2011. Chinese Lessons from Other Peoples' Wars. Carlisle: SSI.
- 十三、Tellis, Ashley J. 2012. Strategic Asia 2012-13 Overview: Uphill Challenge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Asia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NBR.
- 十四、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16. NIDS China Security Report 2016: The Expanding Scope of PLA Activities and the PLA Strategy. Tokyo: NIDS.

作者簡介

謝茂淞先生，空軍備役上校，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現為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